



捧腹大笑
警醒人生

治疗痔疮,为何造成如此严重的健康损害呢?

有人认为是医生给张居正做了痔疮切除手术,他的健康损害是手术损伤导致的。说实话,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痔疮切除手术听起来容易,却也不是在没有麻醉药和止血技术的年代可以完成的。痔疮本身就是曲张的静脉团块,手术出血量相当大。更重要的是,如果没有良好的麻醉和肛周肌肉的松弛,患者手术时肛门会本能地绷紧,根本无法有良好的手术视野和

20 古人如何治痔疮

操作空间。

想搞清楚张居正的死因,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人是如何治疗痔疮的。张居正说,他的医生将痔疮“拔其根”,那个年代的医生是如何给痔疮患者拔根的呢?

张居正死于公元1582年,有一本写于公元1617年的著名医学专著《外科正宗》,详细记载了当时治疗痔疮的方法。书中明确指出:“诸痔欲断其根,必须枯药。”

书中还详细记载了治疗方法:“凡疗内痔者,先用通利药荡涤脏腑,然后用唤痔散涂之肛门内,片时自然泛出,即用葱汤洗净,搽枯痔散,早、午、晚每日三次,俱用温汤洗净,然后搽药,轻者七日,重者十一日,其痔自然枯黑、干硬,停止枯药。其时痔边裂缝流脓,换用起痔汤日洗一次,待痔落之后,换擦生肌散或风雏膏等药生肌敛口,虚者煎服补药,其口半月自可完矣。”

也就是说,当时对痔疮“拔根”的方法,不是切除,而是“枯法”,就是将一种叫枯痔散的药物涂在痔疮上,令痔疮自行干枯、坏死,并最终脱落。

那么,这种枯痔散内含什么成分呢?好在该书作者陈实功前辈没有将配方藏起来,待几百年后申请国家保密配方,而是很大方地公布出来:“枯痔散内用白矾,蟾酥轻粉共砒良,再加童子天灵盖,枯痔方中效岂凡。”

也就是说,枯痔散的主要成分是:白矾、蟾酥、轻粉、砒霜,还有童子的天灵盖。

白矾还好,且不去说它。童子天灵盖也不去说它。蟾酥是蟾蜍表皮腺体的分泌物,轻粉是氯化亚汞结晶,这两者均有毒。而砒霜更是人人皆知的毒药——三氧化二砷。

说白了,所谓的“枯法”,就是将这些有毒的东西敷在痔疮上,令痔疮干枯、坏死,并最终脱落。

这里需要指出的是,直肠黏膜的吸收能力相当强。有孩子的人或许都使用过退热用的消炎痛栓,该药就是从孩子的肛门塞入,用药不久,孩子的体温就会下降,可见直肠黏膜的吸收能力是很强的。

也就是说,当时医生给内阁首辅、权倾一时的张居正治疗痔疮采用的办法,就是每天三次,持续地往其直肠黏膜上外敷包括砒霜在内的这些毒药,而且治疗周期可能很长。

我们不知道张居正用了多长时间治好了痔疮,但是在《外科正宗》中,陈实功记载的一个患者,前后使用此法整整16天。

急性砒霜中毒的症状有两大类:一类是急性胃肠炎表现,另一类是神经系统损伤表现。小剂量、反复摄入者的症状与急性砒霜中毒症状类似,但症状较轻且发病较缓慢。张居正死前“脾胃虚

弱,不思饮食,四肢无力,寸步难移”,很符合砒霜中毒的症状。

这样,事实就比较清楚了,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:张居正死于砒霜中毒,中毒原因是长时间、高频率使用枯痔散,使用枯痔散的原因是让痔疮“拔根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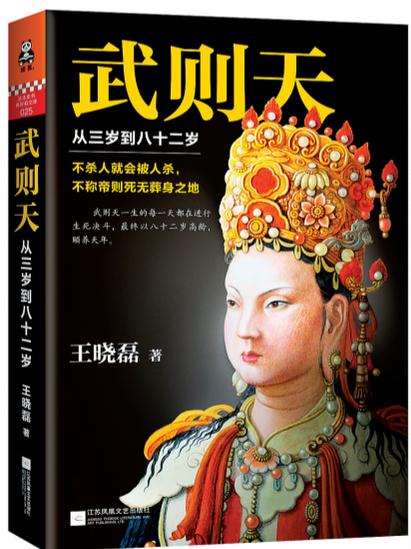
说起来,痔疮这种疾病,也是人类进化的副作用。人类站立起来后,肛肠部位的静脉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,导致静脉曲张,形成痔疮。在四足动物中,痔疮是极其罕见的。而在人类中,俗话说说的“十人九痔”可能有些夸张,但是痔疮的发病率确实高得惊人。

一代英才张居正就这样离去了。他去世后,明朝刚刚开始的中兴就此终结,大明朝再次进入衰落时期。62年后,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,大明王朝退出历史舞台。

张居正为大明王朝的存在延续了数十年,奈何时日有限,人亡政息,终究未能改变大明王朝走向灭亡的命运。

张居正死后233年,一代天骄拿破仑·波拿巴,在滑铁卢战役前一天,痔疮发作,无法行动。在第二天的战役中,他未能亲自指挥军队,丧失了多次机会,最终战败。法兰西第一帝国因此终结。

(摘自《八卦医学史:不生病,历史也会不一样》烧伤超人阿宝(宁方刚)著 鹭江出版社 出版)



武皇一生
生死决斗

武照觉得小宦官可怜:“我住在这仙境般的地方,身边正缺一个云仙。只要你不惹我生气,我绝对不欺负你。”

范云仙赶忙磕头:“小的算什么?才人是真正的云中仙子,小的今后一定全心全意伺候您。”

有了这三个人相伴,武照宽心不少。姜尚宫又差人送来绸缎衣物、瓷瓶摆件。朱儿、碧儿为她打理衣物、整理床榻;范云仙洒扫庭院,把桌凳擦得一尘不染,燃了香,又采来不少花儿装点

34 皇上驾到

窗前案头。武照开始整理从家里带来的包裹,一见那条石榴裙,不免感慨,自从做成就没穿过,一时兴起竟穿上了。

这竹楼碧绿素雅,她却穿了条大红裙,未免俗气,可是宫女怎敢扫她的兴?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:“漂漂亮亮,才人天生丽质,穿什么都好看。”

一切安排妥当,天色已晚,范云仙把晚膳送过来,朱儿、碧儿将羹匙食碟一样一样摆好。晶莹雪白的米饭、一条鱼,这些都是武照在家乡期盼已久的,可此时此刻她已无心享用,只吃了两口,便放下筷子临窗远眺。

傍晚的蓬莱三山另有一番光景。落霞给雄奇的山峦披上绯红衣裳,碧绿的池塘此时也闪耀着金灿灿的光芒,宛如一面巨大的铜镜。不过,在武照眼中,这面铜镜中倒映的并非峰峦,而是往日的一幕一幕——父母和睦、姊妹相伴的天伦之乐,父亲去世时的哀伤情形,姐姐出嫁时的离别泪水,还有在文水度过的艰难岁月。

“才人不再吃一些吗?”朱儿打断她的思绪。

“不用了,都撤下去吧。”

夜幕降临,雄峻的仙山只剩下朦胧的轮廓,四下静谧。碧儿熟练地点上灯,将灯推至墙边。武照突然感到很无聊,此处风景虽好却静得出奇,岂不把活活闷死了?

想至此,她把头探出窗子,欲呼唤

范云仙进来,四个人一起聊天,可她还张不开口,却见院外竹林间闪过几道亮光,继而一个高亢的声音响起——皇上驾到!

皇上驾到……

那明显是宦官的声音,嘹亮中透着几分阴阳怪气的嘶哑,犹如一把利剑刺破宁静的夜幕。

武照万万没想到,思慕已久的君王会毫无征兆地到来,一时呆立在窗前。只见十几盏灯笼驱走了黑暗,在竹林幽径间闪出一群人,虽影影绰绰瞧不清,但看服色也知是宦官、宫女,他们站在两侧,最后,有个高大的人缓缓走出。灯火阑珊,那人面容难辨,只见他背着手,似闲庭漫步般缓缓而来。武照手足无措,眼睁睁看着这个人走进院子,大步踏上竹楼阶梯。

咚、咚、咚……

武照早将见驾礼节烂熟于心,不知每日思忖多少遍,可真到了这会儿,脑中只是一片空白,觉得那上楼梯的声音与自己的心跳连在一起,身子都僵硬了。跪在身边的朱儿、碧儿一拉扯,她才腿一软,伏倒在地。她刚跪下,脚步声便停了,那人已走了进来。

“参见皇帝陛下,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武照张着口,却没能吐出半个字,只听到了朱儿、碧儿的声音。她低着头,看到那人的一双大脚出现在眼前,他穿着杏黄色缎靴,靴勒(yà o)上五彩

丝线绣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。

“你就是应国公之女?”那人嗓音深沉有力,显然已不年轻。

“是!”或许是因为紧张,武照的这声回答格外响亮,自己也被吓了一跳。

“哈哈……”那人朗声大笑,“还真是个胆大率直的姑娘。”

武照听他如此说,脸上不禁绯红,还未想好回答什么,却见面前伸来一只蒲扇般的大手,托住了她的下巴——这只手如此粗糙,关节处还有两块老茧,摸在她娇嫩的下巴上,让她有些难受;那黑黝黝的手腕上肌肉虬结,浓密的毛发打着卷。

“抬起头来,叫朕看看你。”

不待武照答应,这只大手已将她头扳起。啊!这就是皇帝?怎么和想象中的不一样?天子不应该头戴冠冕、身穿黄袍吗?眼前这个男人只穿着一袭白布单衣,披着一件敞开的褐色长衫。他身材高大、宽额大脸、高鼻阔口、面色黝黑、耳垂饱满。那双眼睛炯炯有神,一对浓眉如剑,三络长髯垂落胸前,发髻随随便便盘在头上,不着冠带,横插一只金簪,鬓角有几缕白发。这就是功德越古、名震华夏的贞观天子吗?怎么像一名卸了铠甲的武夫?

(摘自《武则天:从三岁到八十二岁》王晓磊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)